

【文学研究】

“向死而爱”： 普拉斯爱情诗的解构主义特征与死亡意识

却俊¹, 彭予²

(1. 南京邮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191)

摘要:美国自白派女诗人普拉斯从复杂的象征体系与死亡审美的交汇场域形塑了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爱情编码方式。其爱情诗一方面暗扣了弗洛伊德的生死本能理论, 指出爱情与死亡的互渗关系, 另一方面又内化了解构主义思想, 通过一系列多元性的爱情隐喻的能指重新定位两性关系, 从诗歌文本内部发动反男权、反压迫的“政变”, 进而生成了一个延异、多义、爱与死交错杂糅的“诡爱空间”。通过剖析普拉斯爱情诗中表露出的消解男性霸权、生死对立等一系列的解构主义文本特征, 可以进一步揭示普拉斯诗歌蕴含的诗学意义、审美取向和内在价值。

关键词:西尔维娅·普拉斯; 爱情诗; 解构主义; 两性关系; 死亡意识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章编号:**1673-5420(2018)04-0088-07

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 1932—1963)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自白诗派的灵魂人物, 被誉为自艾米莉·迪金森以来最伟大的女诗人。20世纪70年代以降, 西方学者对普拉斯的诗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许多批评家按照不同主题对普拉斯的诗歌进行分类, 例如自白诗、爱情诗、死亡与再生诗、政治隐喻诗等。然而, 普拉斯的诗歌主题带有明显的多重性、模糊性和神秘性, 绝非分门别类可以概括。诸多关于普拉斯诗歌的研究似乎并没有把握住这位“死亡艺术家”诗歌创作主题的开放性、多元性与交叉性。譬如, 尚未有学者针对普拉斯的爱情诗、两性观、生死观及诗人实际自杀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深入剖析。实际上, 普拉斯通过爱情诗的形式建构复杂多义的死亡意识, 试图为死亡寻求一种诗化体裁和表现形态, 同时她的爱情诗也以激越的方式表达对爱情异化的忧惧, 对女性客体、他者地位及权力关系的认知。普拉斯早年创作的《捕猎》一诗实际上是其爱情诗写作的重要开端, 两性关系的对峙、拼杀与情爱体验中充满仪式感的

收稿日期: 2018-05-01 本刊网址: <http://nysk.njupt.edu.cn>

作者简介: 却俊, 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美国诗歌。

彭予,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美国诗歌。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美国幻觉型诗人研究”(13BWW052)

死亡等爱情言说的主要诗学特征已初现端倪。此后,其日渐丰富的爱情诗的主旨和诗学趋向可归纳为:爱情关系中男性的压迫性、主动性和女性的被动性、脆弱性的并峙与拆解;融自然意象、爱情体验与死亡意识等要素于一体的言说策略;对爱情宿命感和悲剧性的清醒认识与“有情人难成眷属”的诗写模式等。普拉斯从复杂的象征体系与死亡审美的交汇场域形塑了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爱情编码方式,爱情诗成为诗人各种内心力量冲突的异质性场域,同时也为她提供了宣泄死亡冲动的场所。通过剖析普拉斯爱情诗中表露出的消解男性霸权、生死对立等一系列的解构主义文本特征,可以进一步揭示普拉斯诗歌蕴含的诗学意义、审美取向和内在价值。

一、爱与死交织的矛盾爱情观

在西方诗歌中,讴歌爱情的美好始终是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然而,普拉斯对传统爱情观所认定的爱情的本质、基础和中心进行大胆拆解,其爱情诗绝非浪漫化、庸俗化的自我袒露,而是女性体验、死亡冲动与自白艺术相互关涉、交织的产物,是由不稳定的意指和转换的、多重的视角衍生出的“爱情-死亡”的复杂对话模式。普拉斯独特的爱情诗暗扣了弗洛伊德的生死本能理论,指向一个富于矛盾的张力空间。弗洛伊德认为死亡本能与生存本能(爱欲)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又相互冲突、此消彼长,由此产生的张力运动构成了生命的过程。实际上,包括普拉斯在内的几位“自白派”诗人——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等都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视域下本我冲动和超我需求之间剧烈冲突且死亡本能特征先天突显的个体。8岁时父亲的离世激化了普拉斯的死亡本能,从此她便对死亡极为敏感,这种敏感性压抑了诗人爱的本能,并将其爱情转化为一种畸态的、损害性的力量。同时,普拉斯的恋父情结驱使她不断寻找父亲模型,试图在爱人和亡父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似性关系,从而修复早年生命的欠缺和裂伤。然而正如精神分析学家罗洛·梅(Rollo May)在《爱与意志》中阐述的:“爱原本就暗示着死,意味着把自己向肯定和否定开放——向痛苦、哀伤、欢乐和失望开放,也向自我实现和意识的强化开放。”^{[1]134}爱情迫使爱者真诚透明地开放经验,感受爱情带来的丰富性和跌宕感,也会挖掘出爱者内心潜伏的抑郁、嫉妒、自私、独占欲、自毁等负性情绪,同时两性之间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也会在爱情关系中更加凸显出来。负性情绪的爆发和激烈的男女对抗导致爱情趋向死亡,这也是普拉斯爱情诗内嵌的悲剧结构,男与女、爱与死这两对辩证的矛盾由此构成了普拉斯诗作的张力之源。

普拉斯1956年2月25日于剑桥初遇英国诗人特德·休斯。休斯身形魁梧、英气逼人,生理与心理特征酷似奥托,普拉斯从休斯身上捕捉到了对亡父乱伦固恋的转移和释放的契机。心理学家卡伦·霍尼(Karen Horney)指出,女性这种从父亲向丈夫的爱的移情不但无法断绝其与父亲乱伦固恋式的联系,反而会对女性身心造成巨大的伤害:“如果对父亲的感情全部转向丈夫,那么丈夫接受的将不仅仅是爱,还有过去的敌意。通常两者都将被压抑,爱与恨两者之间冲突表现的一种形式可能是过分焦虑。这种过度焦虑在移情接受者出现感情背叛时将会剧增为精神崩溃,加剧精神疾病的发作。”^{[2]160}普拉斯似乎也惊人地预见到自己如果爱上休斯,等待她的将是死亡,在写给母亲奥瑞拉的信中她谈到这种“死亡预感”:“我遇到了世界上最强壮的男人,最硕大、

最健康的亚当,他有着神一般雷电的声音。我已极端地坠入爱情里,这只能导致严重的伤害。”^{[3]233}次日,她即以《捕猎》为题创作了一首节奏紧凑、风格凌厉的诗歌,该诗糅合了情爱幻想与死亡幻觉,抒写爱情突然降临、诗人芳心暗许之际既激动又恐慌的心理。诗的开篇,普拉斯将爱与死的力量赋形于一头咄咄逼人的猎豹(“一头豹悄然跟踪我/总有一天我会死在他手上。”^{[4]22}),这头猎豹兼具诱惑与恐怖的双重特质,象征着爱与死的完美统一。它“贪婪凶猛”,“要求彻底的献祭”,却又有着“温雅的脚步”“甜蜜的皮毛”“令你干枯的吻”^{[4]22-23}。“我”对猎豹深感恐惧,但又被其野性之美牢牢吸引,甚至心甘情愿死在它手上。“我”强烈感受到爱与死步步紧逼的威胁,肉体被残忍剥夺:“我抛出我的心以阻止他的步伐,为消除他的饥渴我抛洒热血;他吃了,但仍要觅食。”^{[4]23}猛兽食人的过程中,吃与被吃暗示着主动和被动、主体和客体、控制和被控制的权力关系。狠辣的猎豹是权力关系中的强者,居于主体和统治地位,而“我”无疑是弱者,受制于猎豹,诗人由此产生自己如待宰羔羊般的被羞辱感、被破坏感及被虐感,内心极度恐慌:“在这凶猛的大猫身后/女人们如火炬般被点燃,只是他的玩物/她们那被烧焦被蹂躏的身躯伏在地上/成为他饥饿之躯的诱饵。”^{[4]23}猎豹与女人之间失衡的权力关系实际上是爱情中两性关系的一个隐喻。普拉斯旨在说明,女性作为男性欲望的对象不仅意味着“自我”的沦丧,还会导致女性从肉体到身份与精神均被彻底剥夺。

如果把叙述者“我”称为爱情中的“受体”的话,猎豹显然是爱情关系中具有胁迫性的“主体”,两者的权力级差在此后的一个诗节沿着“捕猎游戏”的情节脉络愈演愈烈。然而,《捕猎》这首诗给读者的感觉并非仅仅是一种女性在爱情漩涡中无可奈何的被动,实际上,它还内嵌了诗人为反抗男性在两性关系中的优越感及对女性的操控而设计的一套隐性策略:“我”似乎是这场致命爱情的始作俑者,看似被动实则主动,是受害者更是引诱者。“我”狡黠地披着弱者的外衣引诱猎豹(休斯),目的是满足内心深处对暴力、受虐及死亡的渴望。这种“隐秘的欲望”^{[4]23}本质上是普拉斯爱的本能在死亡本能的强力作用下形成的“向死之爱”。弗洛伊德认为:“死亡本能对爱的本能的影响表现为,只有人们出现死亡意识时,才能够真正领悟到爱的意义;只有在受到死亡威胁时,才能真正萌发出爱的活力;只有在面临死亡的时刻,才能够体会到极度的爱。”^{[5]192}“我”最后“被吃”实际上是普拉斯精心设计、梦寐以求的死亡,因为只有在死亡体验中她才能感受到剧烈而亢奋的爱情,最终达到“自毁式解放”。因此,诗中男性(猎豹/休斯)对女性(“我”/普拉斯)的控制和压迫被颠倒过来,成为女性对男性的色诱和利用,主体/客体的位置被颠倒,爱情中的男性强权完全被解构。显然,普拉斯的爱情文本是一个滋生权力与消解权力的语境场,恋爱关系由此演变成一种爱人之间的权力博弈,爱情中的男女似乎扮演着主客体之间相互消解的角色:男性并非是理所当然的主体,男性的主体地位并不是稳固不变的;女性也并非自然的客体,最后男性变成了屈从、听命于女性的俘虏。这种基于对男女权力关系的清醒认知之上的改写颠覆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客体、他者地位,表明男女的主客体地位是相对的、动态的、互文性的。诗人在解构男女两性关系的同时筑起爱情与死亡并峙的爱情范式,爱情依赖于死亡,死亡是爱情唯一可能达到的完满状态,在死亡中爱获得永恒的形式。普拉斯在写给母亲的信中也曾论及《捕猎》一诗中爱与死的相互转化性:“人越是活得激烈,就越容易燃烧、销蚀自己;这里的死亡包含了爱,但比单纯的爱更博大、丰富,爱只是死亡的一部分而已。”^{[6]67}《捕猎》是普拉斯突破传统爱情观、生成个性化的爱情言说的一个重要标志,从这首诗开

始,普拉斯在爱情及两性关系的认知向度中体现出的解构性与死亡意识便一以贯之地运用于她以后的诗歌实践,由此形成其独特的言说策略和诗学内涵。

二、延异的“自然-爱情”意象

普拉斯擅长通过自然意象指涉爱情中充满冲突、异化、暴力乃至血腥杀戮的两性关系。自然意象大面积地侵入其爱情书写,在后现代的思维和感知方式的指引下,这些自然意象在一个变化和推延的情境性语境中不断自我移位,形成了一股弥散于文本中的颠覆性、破坏性力量,能指与所指之间习惯性、固定性的意指关系被不断打破,由此产生了一个后现代性的分裂、延异的文本空间,而正是这个空间滋育了诗人黑色的、反传统的、暴烈而诡秘的爱情。“太阳”与“火”这两个意象集中体现了普拉斯力求突破传统意象所指的窠臼,运用包含多义的意象所指实现能指置换的诗歌艺术。一般来说,“太阳”在读者心中唤起的是传统的、光明的意象,而在普拉斯的情诗中,“太阳”变成了一种压迫性的暴力,其灼热刺人的光芒象征着残忍与暴力。《捕猎》中的猎豹“潜行觅食,比太阳更威严”^{[4]22},太阳的暴虐质素被融入到猎豹体内,而“威严”(lordly)一词实际上极具反讽的意味——太阳失却了光明和崇高的维度,反而显示出专制、暴力、杀戮和毁灭的特质。在《珀耳塞福涅两姐妹》(*Two Sisters of Persephone*)一诗中,“房子外”的女孩成为了“太阳的新娘”,而“一床罨粟”的血色花瓣“对着太阳的刀锋燃烧,绽开”^{[4]32}。这里的太阳拥有绝对的权力,它可以尽情享受世间的一切,女人心甘情愿地躺在“那绿色祭坛上”向燃烧的烈日献出自己,太阳则以其巨大的光威残酷地把对象暴露在灼烫的绞架之下,这个绝对的君主实行的是最残暴、最野蛮的统治。《街歌》(*Street Song*)中普拉斯虚构出太阳与星星共垂天幕这一有悖常理的情境,以暗示其与休斯之间错乱的感情:“太阳焦渴的尖叫/极度沮丧的星星的/每一次坠落与碰撞/还有,比鹅更笨拙的,这错乱世界持续的叽喳与嘶鸣。”^{[4]36}太阳的“尖叫”透出一种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息,它是毁灭之神,给爱情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致纯粹主义者的信》(*Letter to a Purist*)中的太阳是“皮和骨的粪坑”^{[4]37},象征着肮脏、罪恶及死亡,与“完美的月亮”形成强烈的对比。事实上,普拉斯诗歌中传统的太阳意象在一个变化和推延的置换链中出现移位,能指的自我延宕过程中潜藏的毒性语义被析出,形成了新的所指,这个所指就是爱人休斯的恐怖形象。实现了置换的所指因此变得复杂而多义,似乎在普拉斯的情感世界里,丈夫休斯从来不是光明的太阳神般的存在,而是一个体内充满致命毒素的毁灭之神。贪恋于太阳的光辉和热力,必被太阳之毒所伤,最终走向死亡。

与“太阳”意象密切相连的是“火”,普拉斯在诗歌中常常借“火”这一意象来体现爱情与死亡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火”像太阳一样,一方面代表了生命的更新与转变,另一方面也包蕴了死亡、毁灭等黑暗质素,这使诗人笔下的自然意象不再仅仅是审美对象,也传达出诗人强烈的死亡意识。《火焰与花朵的墓志铭》(*Epitaph for Fire and Flower*)、《火之歌》(*Firesong*)、《看水晶球的人》(*Crystal Gazer*)这三首诗都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了爱情在烈火中与死亡融为一体的奇异景象。《火焰与花朵的墓志铭》中恋人们被炽烈的爱情之火吞噬,最后“血肉烧黑成骨头”^{[4]45},然而爱情在激情奔涌的燃烧中,在不可阻遏的向死律动中,净化为一种美的蓄势和升华。《火之歌》中诗人狂热的爱在暴烈的火焰和剧烈的疼痛中升腾,她向爱人发出爱/死的呐喊:“勇敢的爱人,别梦想止住这般严厉的

火焰,来吧/紧靠我的伤口,燃烧吧,燃烧吧!”^{[4]30}这里的火焰消除了破坏恋人永恒结合的外在条件,在死亡的烈焰中爱情获得了最完美的存在方式。《看水晶球的人》一诗中一对“浓情蜜意”的恋人向执水晶球的占卜师占卜爱情,诗的结尾描绘出一幅爱情燃烧、黯淡直至熄灭的印象画:“每一场爱情朝着失望结局熊熊燃烧——固定于水晶球中心,狞笑着的/是大地上常绿的死神之头颅。”^{[4]55}这里诗人对爱情命运的悲观论断是基于其对生命存在的盲目性的洞察,更传递出其对生命整体存在无意义的悲凉心态。普拉斯将领悟死亡当做爱情的最高启示,通过“太阳”与“火”等一系列延异的意象能指塑造成了一种“生死共时”“向死而爱”的独特爱情观,呈现出在爱情中观视死亡、在彼岸反视此在的灵异感。爱情中存在不同物质、时空的并置和相容,指向一种生死交错的冥想域界,有力表征了普拉斯这位死亡艺术家在形而上的哲学层面对死亡本体的思考。

三、宿命论下的“诡爱空间”

爱情和死亡都是人生逾越常轨的深刻形式,是人类精神世界中对立的两极,而在普拉斯的爱情诗中爱与死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不可逾越,其多聚焦于曲折坎坷的爱情之路、突然降临的爱情灾难及对恋人背叛的狂烈报复,氤氲着浓厚的宿命论色彩和幻灭情绪。宿命是由一种不可捉摸、不可违逆的力量所决定、推动而导致的结局,唯心主义者将之看作是“控制自然超越神力的主宰力量”^{[7]110}。在普拉斯的诗中,这样的宿命感、悲剧气息和死亡认知既是外在于人的异己感受,也是人的内在隐痛,是生命存在中必然的因素,突显出生命本身的悲剧意义。在《田园诗》(*Bucolics*)中,一对恋人在明媚的五月天里来到郊外一处“开满雏菊的草地”^{[4]23},头顶白云朵朵,牛群在一旁吃草,然而这一派悠然祥和的田园风光背后却暗藏着危机、凶险与死亡。恋人欢爱之际突然遭遇狂风的袭扰,继而又被毒草蜇伤,美好的、心灵上的爱情体验瞬间转化为可怖的、感官上的震痛,“这两个恋人躺了一下午/直到太阳由温暖变苍白/直到惬意的风改变曲调,奏响危险:残忍的荨麻刺破她脚踝……/而她站着,灼烧着,浑身流淌着毒液/等待尖锐的剧痛消退”^{[4]23}。诗中的情爱被描绘为危险、不祥之事,充满了阴森、邪恶与无意义感,灾难荒诞地、不可思议地降临,某种邪恶外力的介入导致爱情在蚀骨剧痛与死亡恐惧中悄然幻灭。《渡湖》(*Crossing the Water*)一诗中普拉斯想象自己与爱人身处“黑湖”,两人划着“黑船”向前航行。他们这“两个黑色剪纸人”^{[4]190}渴望渡过黑暗,抵达彼岸的幸福港湾。然而脆弱的爱无法抵御死亡之湖的威胁,在深深的不安与焦虑、现实的冷漠与残酷及不可避免的死亡与损失中,爱情的力量被彻底消解。诗评家米德布鲁克(Diane Middlebrook)认为这首诗象征了普拉斯与休斯之间感情的转折点,“显示出普拉斯诗歌主题逐渐聚焦于爱情的不稳定性,浓缩了诗人在爱中被迫经历的恐惧感”^{[8]26}。《火焰与花朵的墓志铭》一诗则暗示了生命与爱情必然腐坏、枯朽、泯灭的悲剧命运。即使人们试图将爱情以各种形式镌刻在“石英”“钻石”“化石”“岩石”等坚硬物的表面上使之成为永恒,爱终究会被摧毁、遗忘,而那些看似能让爱变得永恒的石头意象本身就是“死亡的倒影”^{[4]190}。全诗讽刺意味浓烈,蕴涵着一种人生无常、爱情苦短、美好之物必将尽付东流的悲剧感。在《解剖室的两个场景》(*Two Views of a Cadaver Room*)一诗中爱情主题与死亡主题以一隐一显的方式得以呈现。这首诗重现了诗人早年的一次经历:当时她正与一位哈佛医学院的学生热恋,诗人跟随男友进入解剖室,室内“穿白大褂的男孩们”正在解剖一具尸体,他

们身上带有“一股死人缸的醋味”^{[4]114}。男友将“割下的心”递给诗人,像在赠送一件定情之物,但却丝毫未能激起诗人内心的感动与喜悦,这个礼物更像是“一件破碎遗物”^{[4]114},让她感到死亡的恐怖感、压抑感。解剖室的第二个场景则描绘了一段浪漫、凄美的爱情。诗人欣赏着一幅16世纪尼德兰画家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的油画作品,油画上的一对恋人在“烟火与杀戮”中紧紧偎依,他们对“腐肉军队视而不见”^{[4]114}。爱的力量让他们无惧身边的毁灭、灾难与死亡的命运,这份爱情因此显得极为悲壮。然而在诗的最后,诗人虽然钦佩恋人无畏的勇气,但也断言他们的爱情难以长久,最终会以死亡的形式幻灭。同样,《另外两人》(*The Other Two*)一诗也流露出普拉斯对爱情与婚姻长期郁积的焦虑感和幻灭情结。诗中一对恩爱的夫妻为了维持其形象上的体面住进了一座巨大的“充满回声的别墅”^{[4]68},在这个封闭、冷寂的空间里两人双双坠入梦幻状态。梦里他们彼此厌恶对方,上演了一出令人寒心的“哑剧”,“他伸出手想靠近她,但她/避开他的触摸:他心硬似铁/见她冰冷不语,他转过脸去/他俩站着,伤感如古老的悲剧”^{[4]68}。最后两节诗呈现出梦幻与现实交织杂糅的奇异景象,诗人与她的爱人走入梦境,试图调解他们的分身之间的矛盾,结果却是徒劳一场:“被月光漂白,难以和解,他和她/不愿被平息、释放。我们的每寸柔情/如一颗行星、一块陨石,划过他俩的炼狱/被巨大黑暗吞没……/夜里我们将他俩留在荒芜之地。”^{[4]68}此诗作于普拉斯与休斯婚后第一年,当时两人感情融洽,内心对婚姻充满美好的幻想,然而五年后婚姻触礁,两人开始互相从精神上、情感上疯狂折磨、伤害对方。普拉斯在这首诗中虚构的爱情悲剧竟如宿命般暗示了自己与休斯的婚姻最终分崩离析的结局。诗的表层意义是爱情诗,深层意义是死亡诗,诗人似乎预见了自己的爱情、人生终将毁灭的厄运。而当休斯最终背叛婚姻时(休斯在1962年与有夫之妇阿西娅·古特曼·魏韦尔发生婚外情),普拉斯的精神世界瞬间崩塌,“她感到被遗弃、被伤害,她极为愤怒,就好像再次经历了二十年前的丧父之痛”^{[9]230}。普拉斯幼年失怙的心灵创伤因为丈夫的背叛而再次爆发,她逐渐显露出宿命的悲剧本色,不断发狂、诅咒、破坏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并且围绕复仇、自杀、父亲、丈夫和自我的主题写下了许多疯狂暴烈、魔气逼人的诗句。正如霍尼(Horney)指出:“由于对父亲产生一些巨大失望而受到严重伤害的女孩,会将这种从男人那里接受的内在的本能渴望转变为一种用力量去实现报复的渴望……例如,去伤害男性、去剥削他并吸干他。她变成了一个吸血鬼。”^{[10]97}普拉斯在临死前数月创作的诗歌里展现了一个无助又专横、歇斯底里又极具震撼力的复仇女巫形象,显露出一种骇人的侵略性和毁灭性,矛头直指她此生最为崇拜的两个男人——父亲和丈夫。在《高烧103°F》《爹爹》《拉撒路夫人》《深闺》《死亡公司》等诗中,诗人表现出对丈夫和父亲无法遏制的狂烈情欲和疯狂的毁灭欲,她眼里流露出怨毒的残忍和复仇的快感,在极端的受虐痛苦中咀嚼着毁人并自毁的狂喜,爱情褪变为极度绝望、病态、戏剧化的恐怖秀,与暴力、疯狂、自杀完全融混一体。这些残酷意象,真实再现了诗人在经历身心双重“破裂”后的精神状态。1963年一个严冬的早晨,普拉斯撤下两个年幼的孩子,打开煤气罐阀门自杀,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她诗歌创作中的死亡追寻。

四、结语

普拉斯的感情世界里掺杂着浓厚的死亡情结,在她以爱情为主题的诗歌创作中始终贯穿了

一条阴郁、压抑、恐惧的死亡黑线,构建起一个幻觉与现实、欢愉与痛苦、爱情与死亡错综交织的复调爱情。诗中男与女、爱与死之间的种种相反相成的暧昧勾连呈现了一个“向死而爱”的悲剧爱情故事,密集的死亡意象和个性化的极端表现让人感到她的爱情诗更像是“憎恶之诗”“死亡之诗”,趋近于一种融合爱与死的神秘仪式。普拉斯的爱情诗不仅彰显出诗人卓尔不群的诗歌技巧,更凝聚了诗人的精神体验和审美理想,是诗人的两性观、生死观与个体想象的统一体。普拉斯由对爱情的关注与幻想深入到对生命存在方式的探究,使得其自白诗作从强烈的情感描摹与歇斯底里的痛苦呐喊上升到对生命本质的深入追索层面。

参考文献:

- [1] MAY R. Love and will[M]. London:W. W. Norton & Co. ,2007.
- [2] HORNEY K.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M]. 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1994.
- [3] KIRK C A. Sylvia Plath;a biography[M]. New York:Prometheus Books,2009.
- [4] PLATH S. The collected poems of Sylvia Plath[M]. New York:Haper & Row ,Publishers,Inc. ,1981.
- [5] FREUD S.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M]. New York:Basic Books,1977.
- [6] PLATH S. Letters home;correspondence 1950—1963[M]. London:Faber and Faber Ltd,1975.
- [7] 翟永明. 宿命与荒诞的生存[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109-114.
- [8] MIDDLEBROOK D. Her husband:Ted Hughes and Sylvia Plath;a marriage[M]. London:Penguin Books Ltd,2003.
- [9] ALVAREZ A. The savage god;a study of suicide[M]. London:W. W. Norton & Co. ,1992.
- [10] HORNEY K. Feminine psychology[M]. London:W. W. Norton & Co. ,1994.

(责任编辑:范艳芹)

“Love towards death”: deconstructionism and death consciousness in Sylvia Plath’s love poetry

QUE Jun,PENG Yu

(1.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23,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American confessional poetess Sylvia Plath shapes a highly personalized coding strategy for her love prose in the intersectional space of symbol system and death aesthetics. Her love poems allude to Freud’s theories on life and death instincts, referencing the interfusion of love and death, while also having internalized deconstructionism, as these poems rebel against male control and redefine gender relation through a series of metaphorical references, resulting in a differential and polysemic “cryptic love space” that interweaves love and death.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deconstructive poetic features such as de-authorizing male hegemony and destabilizing life-and-death antithesis in Plath’s love poetry, we can further reveal the poetics significance, aesthetics, and intrinsic value embedded in her work.

Key words: Sylvia Plath; love poems; deconstructionism; gender relation; death consciousness